

缺少尊重令潘基文感到不安和愤怒

7

热点关注

【美】汤姆·普雷特 著
现代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影响着世界政局。他深谙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但在原则面前,绝不让步。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汤姆·普雷特撰写了这本书。

【上期回顾】

食品换石油丑闻之后,潘基文在联合国设立了道德办公室,用道德办公室监管联合国所有的资金和项目。

求无欲 著
花城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一宗宗离奇诡异的惊天迷案不断汇集到省公安厅,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王者归来的“刑侦新人王”相溪望被公安厅长秘密招募,重新成立“诡案组”。小相如何侦破一桩桩诡异离奇命案要案?在诡秘案件的背后,等待相溪望揭开的还有怎样的真相?作者求无欲凭借该书成为了“悬疑新天王”,《诡案组》第一季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将于年底隆重推出。

【上期回顾】

溪望通过刑警朋友的帮忙,得知火凤凰公司的背后是一个杀手组织。他在思索这个杀手组织与父亲死亡之间的关系。

作为行走在日本和韩国之间屡受创伤的斗士,难道说他潘基文在曼哈顿还喜欢下日本馆子吗?

我们果然进了日本餐厅,地点在东52街,餐厅里静悄悄的,装修很是低调。这里离韩国驻联合国所在地要走上七个街区,数年前,潘基文曾在这里慢慢走上韩国外交部的巅峰。秘书长对餐厅如同朋友和盟友,念念不忘,几乎达到了对待宗教的程度。

就是在那家餐厅里,他曾经问我有联合国联合国的意见。当时他才接替科菲·安南,我边笑边回答他的问题。我才知道多少?但我还是提了一个建议,在一个方面我大概还是有资格发言的。

我的建议大概是:请外面的形象团队进来,把你裹得刀枪不入,免得美国的媒体批评你。

“为什么?”他一脸迷惑,问我。“他们能把你吃了,从你身上咬下几口来,如果你不使出花招来,老实说,这必然要发生。”

他紧锁双眉。他感到意外。按照他的推测,他们怎能不尊重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要问,他对媒体何以如此天真。

“他们的胃口无法满足,所以你要想想,怎样才能填满他们的胃口。不然的话,你就成了他们的一道大菜了。”

潘基文回答说,他希望大家能根据他的工作和成绩来评判他。

“这是你所希望的,但未必如此,尤其是在纽约这地方。”潘基文听着,一言不发。他也没有就媒体形象额外做点什么。结果第一届任期过了一半左右,他几乎被人家生吃了下去。完全在意料之内大概

也能预防。

2007年1月,作为新的大老板,他踱入秘书处,他马上就感到周围的不冷不热乃至充满敌意。新闻媒体总要找那些充满魅力的人物,就外表来说,潘基文不是排在上位的。结果潘基文似乎找不到朋友和盟友,他身边不过有几个宫廷卫士般的韩国人,这几个韩国人紧随左右,仿佛在遮挡美式足球的边线裁判员。

他开始回忆当初那些压抑的日子:“当然,现在好多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我才来那天他们把我和我的前任进行比较。”伤感是明显的。

“一个是10年的秘书长,一个才选上,不过是韩国的外长,让他们相互对比,这不公平……我的知名度当然不行……这不平衡嘛。”

公平?新闻媒体从来就不公平!他生活在哪里?

哎呀,在第一年里潘基文以为大家要与他作对,就连那些负责任的报纸也刊发评论,对潘基文在外面不如人意的表现(可能子虚乌有)指手画脚,结果加深了这位韩国外交家疑神疑鬼的倾向。他开始觉得,这座大楼里人人都与他作对。事实上,很多人确实反对他,因为这些人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外部利益,尤其他们面对的是一位新来的秘书长;那些保持中立的员工又没有理由站出来说道公道话。

可怕、孤独、无能为力,这些是最初几个月的经历。在办公室里他闷闷不乐,有时还大发脾气,那些韩国雇员太熟悉他了,一个个顺从从的。那些希望在联合国发迹的人,他们对韩语一无所知,虽然感到震惊,或是三缄其口,愤愤不平……生

怕引火上身。

家里也不太顺。平时话就不多的妻子成了哑巴,因为她知道丈夫在办公室必然碰到了麻烦。她从丈夫的神色上就能猜着。原来承诺在河东岸边的房子还有额外的卧室,她孙辈的孩子可以住进来,她从心底希望在这里见到他们,但房子迟迟没有兑现。

有时绝望中的潘太太不得不悄悄溜出宾馆。这要等百无聊赖的联合国安保人员外出弄咖啡和三明治,才能成为可能。潘夫人平时喜欢格调但很朴素的服装,遇上外出她就伪装一番,在外面孤独地自我消磨一个下午,等负责安全的小伙子们找到她再说。

后来连排别墅终于下来了,她充实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二人的痛苦才渐渐消退。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潘基文开始把他的脾气压在金刚山下,将巨大的精力和成熟的职业技能用在办实事上,理想化的东西先放在一边。

有时潘基文好像不被人尊重,虽然他是职业外交家,一开始更是如此。那些邪恶的独裁者们接到潘基文从纽约秘书处办公室私下打来的电话,向他们宣读保障人权的“骚乱法”,请他们尊重自己的公民,不要朝他们开枪,独裁者们听后不免暗自发笑。

潘基文提出的是极为合理的要求,但对顽固而又狠毒的独裁者来说,他们一定将此视为让他们放下手里的武器。潘基文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或许潘基文希望这里真能有一个作战师,当道德正义被挑战时,就朝着独裁者炫耀一下。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联合国成员国并没有

把军队交到秘书长手里,所以他也无从派遣。

此外还有令人望而却步的联合国官僚作风。官僚作风各地都有。政府各机构几乎无处不在,各个国家,各种文化莫不如此,他们不喜欢新来的家伙装腔作势。仿佛新来的人身上没有冲锋枪就进不来……被人害怕或被人热爱是不同的,马基雅维利怎么说来着?

但这里要指出,抵制他的思想,抵制他的改革,连最普通的也不行,这些都是秘书处根深蒂固的官僚所为,他们的反对尤其激烈,不讲究底线,当然这些都发生在他首任的最初几年。

他手里几乎没有用来反击的弹药。就连他那些韩国同胞,虽然为他能得到世上顶级外交官这一人人覬觎的桂冠而感到骄傲,但他们在暗地里也不得不为他缺少魅力和蹩脚的英语而感到痛心。法国人也不高兴了,因为这位韩国人说的法语不好听。联合国传统上先已有之,所以要求秘书长能说法语。话又说回来,这个传统应该结束了,但潘基文还很用功,有一阵子每周六花上几个小时专攻法语。

假设潘基文不是这块料的话,那他就完蛋了。如今六十几岁的韩国前外长,当然明白身边的鼓点对他大为不利;事实上,这些鼓点令他极为痛苦。

无论是公开的反对还是消极的抵抗,他都感到难以容忍。助手们发现,缺少尊敬尤其令他感到不安,就算不尊敬他个人,至少也要尊重他所在的办公室。他的愤怒几乎无法掩饰,但问题的一大原因可能是潘基文自己。

溪望办案时遇到父亲的主治医生徐涛

8

悬疑推理

溪望觉得单凭自己一人之力,要跟杀手组织对抗,似乎不太现实。于是想到了一直跟踪他的映柳。

“你终于肯答应了?”映柳很兴奋。“嗯,不过有个条件。我的条件是,如果我需要帮忙,厅长必须无条件地给予我最大限度的支援,哪怕是私事。”

吃完早餐后,映柳走到花园打电话向厅长汇报,溪望趁此空当拨通兄弟榴莲的手机,问道:“查到了吗?”

“Yes!在网上人肉了徐涛的资料,他的确在十年前曾到外省工作,不过去年又返回本地了,现在是博爱医院肿瘤科的主任。他这两天都没有上班。听医院的人说,他家里好像出事了,所以没来上班。或许你能在他家里找到他。”

“告诉我地址。”“振华路53号8楼B室。”

溪望刚结束与榴莲的通话,映柳便从花园走进来,满心欢喜地对他说:“好了,现在你已经是诡案组的相组长了。厅长虽然答应了,但他要求你立刻展开工作,先处理人民医院的命案。他还说你必须今天在今天之内破案,要不然他可能会跟你解约。我们现在就去人民医院。”映柳像怕对方反悔似的,迫不及待地拉对方出门。

“其实没必要这么着急去案发现场。要不我们先去法医处看尸体。”溪望说。“这宗命案发生在前晚,就在我们离开医院之后不久……”为节省时间,映柳在前往法医处的路上,简要地向溪望讲述案情——

大概凌晨时分,在8楼住院部值

班的护士长林艳,发现电梯又不能使用了,便打电话到保安室,通知值班保安赵凯,让他去看看怎么回事,以及是否有人被困。电梯的电源之前曾被人关闭,赵凯认为肯定又是有人恶作剧,就直接去查看电源。他发现电源果然是被人关了,就重新启动电源并告知林艳,让对方查看电梯是否已恢复运作。

随后,林艳发现电梯虽然恢复运作,但顶部的维修盖却莫名其妙地打开了。她不敢进入电梯,只好再次致电保安室,要求赵凯上楼检查电梯的情况。赵凯觉得上楼太麻烦,就让电梯下行到1楼,然后独自一人内检查,结果在电梯上方发现一具尸体,于是立刻报警求助。经查证后得知,死者是该院的值班医生徐涛。

法医在现场对尸体进行了尸检,发现死者的死亡时间在1至3小时之内,初步判断死因为心肌梗塞。处理该案的警员在现场没发现明显的打斗及存在第三者的行迹,因而判断死者很可能是自行爬上电梯上方,遭遇某些状况而突然死亡……

映柳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来,脸色煞白,怯弱问道:“按理说,死者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地爬到电梯上方。而且技术队在维修盖上只找到保安的指纹,你说会不会是张伯……”她没敢继续说下去。

两人在法医处找到负责给徐涛验尸的法医叶流年,流年翻开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尸检报告,认真地说:“死者徐涛,男,32岁。身体无明显外伤,经解剖后证实死因为心肌梗塞。”

“就只有这些?”溪望眉头略皱。“嗯,暂时的确没什么特别的发现,

而且血液及胃部残留物的化验报告还没出来,不能给你们提供更多信息。不过我在死者的生殖器上发现残留的精液及润滑剂,可以肯定死者死前曾进行性行为,而且使用了避孕套……”

溪望若有所思,片刻后又道:“有没有死者家属的联系方式?”流年答道:“有,根据资料显示,死者跟父亲同住,地址是振华路53号8楼B室。”

“死者的父亲是徐涛?”溪望皱眉发问,流年点头确认。

映柳疑惑问道:“我好像没告诉你,死者父亲叫啥名字呢,你怎么会知道的?”溪望往隔壁的停尸房瞥了一眼,故作阴森地回答:“是里面的兄弟告诉我的,你要不要进去跟他们聊一会?”“不要!”映柳瞬间脸色煞白。

两人来到徐涛住处,按下门铃声后,良久才有一位面容憔悴的老人开门。映柳向对方出示警员证,问道:“请问你是徐涛的父亲徐涛吗?”老人黯然点头,请二人到客厅就坐,并奉上一热茶。

“小涛肯定是被人害死的。”经过良久的沉默后,徐涛突然展露怒容,“我当了近四十年医生,儿子的身体一直以来都很强壮,怎么可能猝死?”徐涛激动得紧握拳头,“至于那些厉鬼索命的谣传,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

“厉鬼索命?”映柳脸色渐白,怯弱问道,“你指的是四年前死在电梯里的张伯吗?”徐涛沉默不语,目光不自觉地下垂。

溪望时刻留意对方每一个举动,狡黠一笑:“听说有些病不容易

察觉,譬如胰腺癌,出现症状时通常已经是晚期。”

徐涛突然颤了一下,随即反驳道:“胰腺癌患病初期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通过检查还是可以发现。小涛每年都有做身体检查,要是有什么重大隐患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体虽然有点小问题,但也不至于猝死。就算退一万步,他真的患上胰腺癌,也不可能短时间内迅速恶化,更不会突然猝死。”

“我听说有一种叫泥丸的新药能治胰腺癌。不过患者在康复过程中,有可能突然猝死,而且在事前毫无征兆。”溪望向对方投以凌厉的目光。

徐涛身子一颤,猛然站起来,随手拿起身旁一张凳子,指着他恶狠狠地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溪望泰然自若地站起来,冷笑道:“我姓相,是相云博的儿子。徐医生应该有印象吧?”

徐涛缓步后退,突然冲他大吼:“滚,我这里不欢迎你们,立刻给我滚。”

“如果你打算让令郎像我父亲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我倒很乐意立刻离开。”溪望将映柳拉起来,示意对方跟自己一同离开。走到大门前,他又回头对徐涛说:“你心中有一个秘密,一个跟我父亲去世有关的秘密。只要你愿意把这个秘密说出来,我以父亲的名义发誓,必定会将令郎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如果你不肯说,那就将这个秘密,连同对令郎的遗憾一同带进棺材吧!”说罢便开门准备离开。

“等一下!”徐涛将凳子放下,缓缓坐回原位,“你真的能还我儿子一个公道?”